

渭南文集

二





渭南文集卷第二

南宮表牋

山陰陸游務觀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建

重明節表

飛龍在天方仰君臨之德流虹繞渚實開聖
作之祥宜紀昌辰用彰盛際恭惟

皇帝陛下承護丕顯受命溥將致養

三官備本朝之家法叅決萬務得率土之民

心正寧初臨積陰頌解於赫明離之象益昭
出震之符臣等不勝大願請以九月四日爲
重明節伏望

皇帝陛下俯察群情函頒俞旨施尊名建顯
號侈穹旻發祥之期披皇圖稽帝文伸臣民
歸美之報著之令甲副在有司邦家增光天
下幸甚

二

受命若帝之初宜邦彛之悉舉盛德如天之

覆豈人欲之或違比罄忱辭願標令節未回
聰聰曷慰群情伏以紀千秋之名雖由唐舊
允長春之請則在宋興況今非獨循累代
之成規蓋亦以此侈

重華之大慶顯號缺而未講盛旦鬱而弗彰
謙雖益光禮則未稱伏望

皇帝陛下茂昭鉅典亟發德音漢殿尊榮親
奉玉卮之壽周行林蹈各陳金鑑之書豈惟
光簡冊之傳實以副天下之望

淵聽未回確爾執謙之意忱辭婁叩歎然歸
美之誠彛典不可以久稽衆心不可以婁咈
敢控喁喁之請再干穆穆之光竊以民之戴
君自古有訓禮之飾治後世尤詳惟大德得
其名故因誕彌而紀節雖先王未之有亦容
增益之隨時當渚虹樞電之辰受岳貢川环
之集乃同常日夫豈人情今者博士議郎固
執於廷秩宗奉常各揚其職必期得請疇敢

自安伏望

皇帝陛下聖度兼容大明委照帝舜三祝足
昭挹損之懷臣同一心終冀允俞之命

立

皇后丞相率文武百僚稱賀

壽皇表

北宮移仗方瞻與子之明中禁正名復奉齊
家之訓化行縣宇驩動群心中賀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盛德日新聖圖天廣雖

名持守躬創業垂統之艱不憚憂勤示詒謀
獎翼之法乃者獨觀道妙將就葆頤猶崇朝
親發於德音謂初政莫先於內治茂建壺則
所以垂萬世之典常大明人倫所以移四方
之風俗臣等獲塵朝著親奉睿謨發冊所廷
共仰光華之典稱觴廣殿益深抃舞之情

賀

皇帝表

寶運紹開椒塗首建典冊以時而告具著龜

協吉而弗違慶集宮庭歡傳海宇中賀伏以
聖人有作追參堯舜禹之盛時壺範增光上
配姜任姒之至德矧惟內助始自初潛稽女
史彤管之言廣周南關雎之化茲正中宮之
位號實出

壽皇之訓謨玉音誕敷汗簡登載求於前世
邈矣未聞顧家國之榮懷宜神祇之安樂恭
惟 皇帝陛下仁參蒼昊德被黔黎永惟大
學齊家之端先誠其意推原春秋謹始之義

以御于邦故當天臨之初務先坤載之厚臣
等身逢華旦目覩彌文燕至祀謀行慶則百
男之祐鷄鳴問寢敢祝於萬年之休

賀

皇太后

聖子問安方極蘭陔之養神孫正內肇新椒
掖之華母道彌尊人情溢喜

中賀

恭惟

皇太后殿下抱神以靜藏心于淵德修螭蛸
螭護之中化行昆侖旁薄之外唐虞盛際迺

出一家父子之親任姒徽音仍見三朝婦姑
之法方且享宗社奠安之福視本支蕃衍之
祥千古有光與天無極臣等幸逢熙運獲綴
清班至哉坤元實首彝倫之叙養以天下益
觀孝治之隆

賀

壽成皇后牋

盛德繼承爰本親傳之妙中宮崇建式光就
養之尊慶集禁庭驪傳海宇

中賀

恭惟

壽成皇后殿下婦功飭備母道含洪躬老氏
之儉慈享周家之福祿密贊乾剛之斷神器
有歸助成離照之明天心允荅惟每思於靜
順故備極於安榮袞龍兼綵服之紆綸翟煥
玉卮之奉貴無倫敵日以舒長簡冊燁其有
光風俗爲之丕變臣等偶逢熙運獲相多儀
坤順承天喜徽音之克嗣孫又有子知壽祉
之無窮

賀

皇后牋

誕受丕基方正宁凝旒之始協修陰教舉路
朝發冊之儀厚載有光群情咸悅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慶鍾敷閤道媿皇家輔佐積勤實
自龍潛之日休祥有衍早符熊夢之占

壽皇所以親發於德音 聖主所以深資於
內助副筭奉三殿之養大練受六官之朝震
耀簡編感移風俗臣等預聞鉅典實激歡悰
法地所以法天仰戴坤儀之至德事母同之

事父曷勝驚抃之微誠

文武百寮謝春衣表

寶運紹開方謹人時之授寵光下逮俾均春服之成榮被簪紳歡騰拜舞

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凝圖丕赫撫運重熙租稅所儲靡專一己之奉寒暑有賜式厚群臣之恩所以恤其澣濯之私蓋將責其忠嘉之報雖舊章之是舉實初政之當先臣等獲綴班聯恭承錫工去女工之蠹已觀府庫之充遺天下之

衣願廣乾坤之施

重明節明慶寺丞相率百僚啓建道場疏

開起

乾端澄肅時爰及於杪秋離照光明運方隆於中夏敢輸誠悃仰祝壽齡

皇帝陛下恭願宜君宜王時萬時億泰元增漢帝之筵配天其休洪範錫神禹之疇與民同福

蒲散

肅霜協令方觀萬寶之成繞電告祥實契千
齡之會飭供既周於月律殫誠爰集於廷紳
莫憑薰被之勤仰報照臨之德

皇帝陛下恭願政敷有截壽格無疆天地人
之三才共扶興運堯舜禹之一道永庇函生

進疏

大易明兩作離允符繼照之盛太極函三爲
一誕擁無疆之休壽何待於禱祠運自臻於

熙洽恭演仙真之祕旨實輸臣子之至情
皇帝陛下恭願化冒群倫治偕邃古奉親備
天下之養履位處域中之尊至誠之道可以
前知方卜億萬年之永命諸福之物莫不畢
至豈止百千所之上聞

會慶節明慶寺丞相率百僚啓建
道場疏

開起

有開必先天地肇興於景運無遠弗屆華夷

畢効於貢琛況在周行敢稽壽祝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伏願道超古昔化洽黔
黎端居無黃屋之心既高揖遜萬乘致綵衣
之養彌極尊榮

滿散

電樞肇紀適逢震夙之期月琯告周游罄延
鴻之禱雖嘉祥之自至顧歸美之敢稽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伏願福等河沙壽踰劫
石堯仁舜孝治功永煥於青編天大佛尊睟

表長臨於黼宸

進疏

天爲群物之祖可謂極尊壽居五福之先實
歸上聖脫屣親傳於大寶順神方御於殊庭
敢率羣倫恭培睿筭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伏願誕膺戩穀端拱穆
清以八千歲而爲春永享舒長之景卜七百
年而過曆茂隆貽燕之祥

文武百僚謝冬衣表

霜露既降著孟冬始裘之文法制具存舉九月授衣之令進趨檐翼拜舞光華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大度并包至仁滂灑及是月也初有祁寒之虞念無衣兮俾膺好賜之厚既恩榮於在列仟府庫之餘藏臣等誤荷選掄獲霑錫予覩萬里農桑之業共樂時平誦群臣幣帛之詩普圖忠報

會慶節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壽皇表

錫羨無疆丕顯生商之日成功不處適當命禹之時熙運親逢群情胥慶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仁涵動植道配堪輿詩書所稱何有加卓爾規模之大唐虞之際斯爲盛超然揖遜之風積勤致王業之成端拱視天民之阜豈特極高而蟠厚固已勒崇而垂鴻臣等誤寘周行久陶聖化蓬萊隔弱水三萬里獲進謁於殊庭上古有大椿八千秋冀默符於睿筭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至尊壽皇聖帝冬至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一陽初復天子之父尊之
至萬壽維祺亞歲肇新羣心胥悅中賀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兼倫制化極範圍剛
長而亨周測土圭之景功成則退堯無黃屋
之心薰然慈孝之兼隆允矣古今之莫及方
且內享視膳問安之大養外騰重熙累洽之
頌聲風動華夷光昭竹帛臣等幸逢盛際獲

造昕廷斗建子以定時是爲嘉會星拱辰而
在列同罄丹誠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皇帝冬至表

一之日以授時黃鍾合律萬斯年而介福赤
伏膺符慶集邦家驩騰海寓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仁同乾覆道協時乘旦復旦以重
光邦圖有永新又新而不倦帝德難名默觀
造化之機自得財成之妙清心省事成歸根

反本之功任賢去邪體進陽消陰之象臣等
幸逢熙運獲適威顏和氣先回豈待葭灰之
應豐年已兆敢陳雲物之占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

皇帝聽樂表

祖廟寧神歲時更於燧火禮經有制時當備
於簫韶敢控微衷上千淵聽伏以中月而禪
壽皇已循不易之規逾年改元聖主方受
惟新之命儻未舉鈞天之奏何以慰率土之

懷伏望

皇帝陛下俯察忱辭仰稽故典欲聞五聲八
音六律以復朝廷之常親帥三公九卿諸侯
共致慈闈之請笙鏞以間而人神喜琴瑟在
御而心體安茂昭庶政之惟和孰謂太平之
無象奉萬年之觴於廣殿及此首春撞千石
之鍾於大庭震于四海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皇太后受冊牋

獻歲發春太史奏元龜之吉展采錯事東朝
慶大典之成佳氣一新驩聲四溢中賀恭惟
壽聖皇太后殿下聰明睿智壽富康寧踐履
艱難佐

高廟廓清之烈遵行恭儉啓

壽皇詒燕之圖肆因初元祗奉顯冊璽篆蟲
魚之古樂陳鍾磬之和內而百官有司方屏
息而觀盛事外則萬方黎獻咸拜手而頌閔
休載稽前聞可謂盡美_臣等偶叨在列獲際
升平有子而又有孫共仰本支之盛視今之
猶視昔前知竹帛之傳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壽成皇后受冊牋

宮壺塗椒德配重華之盛冊書鏤玉禮行路
寢之嚴聖孝益隆輿情交慶中賀恭惟

壽成皇后殿下儉慈性稟柔順躬行至哉坤

元象服早光於內治養以天下寢門方奉於
母儀今者稽參六籍之文博盡諸儒之議建

此顯號邁于前聞仰惟貴無敵而富無倫是
謂仁之至而義之盡臣等偶緣在列獲遂逢
時紀醵訥塗山之興幸窺簡牘繼生民思齊
之作尚播聲詩

丞相率文武百僚上

皇帝賀 三殿受冊表

重慶有光仰東朝之慈愛雙親並奉極北內
之尊榮正歲肇新彌文告備邦家之喜夷夏
所同中賀伏以堯舜禹之相承蓋非一姓姜

任姒之善繼又不同時參稽前聞孰擬昭代
恭惟

帝皇陛下奄有萬寓統和三靈由至公大義
膺寶運之傳講稷威盛容伸天下之養太史
灼龜而獻兆曲臺縣絕而具儀黃麾之仗夙
陳簪紳在列白玉之冊時舉金石充庭既已
隆孝道而通神明固將禮高年而厚風俗新
又新而進德老吾老以及人臣等誤被選掄
獲塵班著雖潤色討論於大典每慚稽古之

疎然登降跪拜於路朝實竊逢辰之幸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壽皇正旦表

道妙混成太極著兩儀之本天端更始三朝
受萬國之歸慶集有邦驩騰率土中賀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濬哲稽古清明在躬握
乾符闡坤珍難名蕩蕩之德系唐統接漢緒
誕受丕丕之基以海宇之富而蹈巢由高世
之風以父子之親而行堯舜曠代之事迨此

獻歲發春之日實繁攷圖數貢之時史冊增
華搢紳太息臣等幸承 睿獎獲覩昌期鵷
行畢集於大庭共喜威顏之近龍衣恪趨於
小次更知榮養之尊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皇帝正旦表

堯授舜舜授禹方瞻繼照之明正次王王次
春茂舉履端之慶乾坤開闢日月光華中賀
恭惟

渭南文集卷之二
皇帝陛下德上際而下蟠化東漸而西被改
元定號稽列聖之舊章發政施仁撫重熙之
景運內有可封之俗外無不諉之戎方且采
諸儒之議以制朝儀陳九奏之音以爲親壽
頒朔靡殊於遐邇受圖高拱於穆清治功卓
然海內幸甚臣等誤膺睿獎獲綴通班勩力
同心永惟春秋五始之義拜手稽首敢奏天
子萬年之詩

渭南文集卷第二

渭南文集卷第三

山陰陸游務觀

劄子

蠟彈省劄癸未二月二府
請至都堂撰

朝廷今來

光宗廟諱

大信明大義于天下依周漢

諸侯及唐藩鎮故事撫定中原不貪土地不

利租賦除相度於唐鄧海泗一帶置關依函

谷關外應有據以北州郡歸命者即其所得

州郡裂土封建大者爲玉帶節度鎮撫大使

賜玉帶金魚塗金銀印其次爲郡王帶節度
鎮撫使賜笏頭金帶金魚塗金銅印仍各賜
鐵券旌節門戟從物元係蕃中姓名者仍賜
姓名各以長子爲節度鎮撫留後世襲封
永無窮已餘子弟聽奏充部內防團刺史亦
令久任將佐比類金人官制升等換授其國
置國相一員委本國選擇保奏當降真命餘
官准比七品以下聽便宜辟除土地所出並
許截留充賞給軍兵祿養官吏等用更不上

供每歲正旦一朝三年大禮一助祭如有故
聽遣留後國或相代行 天申會慶節止遣
國官一員將命應刑獄生殺並委本國照紹
興勅令參酌施行更不奏案合行軍法者自
從軍法四京各用近畿大國兼充留守 朝
廷惟於春季遣使朝陵餘時止用本處官吏
侍祠每遇朝貢當議厚給茶綵香藥等充回
賜以示撫存遇一國有警急諸國迭相救援
如開斥生地俘獲金寶並就賜本國仍永不

置監司帥臣及監軍等官候議定各遣子弟一人入覲當特賜燕勞畢即時遣回機會之來時不可失各宜勇決以稱 朝廷開納之意

論選用西北士大夫劄子

臣伏聞天聖以前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寇準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 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聽並觀兼收博采無南北之異於是范仲淹起於吳歐陽脩起於楚蔡

襄起於閩杜衍起於會稽余靖起於嶺南皆爲一時名臣號稱 聖宋得人之盛及紹聖崇寧間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復有沉抑之歎陳瓘獨見其弊昌言於朝曰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嗚呼瓘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臣伏觀方今雖中原未復然往者衣冠南渡蓋亦衆矣其間豈無抱才術蘊器識者而班列之間北人鮮少甚非示天下以廣之道也欲望 聖慈命大臣近臣各舉趙魏齊魯秦晉

之遺才以漸試用拔其尤者而任之庶上遵
仁祖用人之法下慰遺民思舊之心其於國
家必將有賴伏惟留神省察取進止

代乞分兵取山東劄子

臣等恭覩陛下特發英斷進討京東以爲恢
復故疆牽制川陝之謀臣等獲侍清光親奉
睿旨不勝欣抃然亦有惓惓之愚不敢隱默
者竊見傳聞之言多謂虜兵困於西北不復
能保京東加之苛虐相承民不堪命王師若

至可不勞而取若審如此說則弔伐之兵本
不在衆偏師出境百城自下不世之功何患
不成萬一未至盡如所傳虜人尚敢旅拒遺
民未能自拔則我師雖衆功亦難必而宿師
于外守備先虛我猶知出兵京東以牽制川
陝彼獨不知侵犯兩淮荆襄以牽制京東耶
爲今之計莫若戒敕宣撫司以大兵及舟師
十分之九固守江淮控扼要害爲不可動之
計以十分之一遴選驍勇有紀律之將使之

更出迭入以奇制勝俟徐鄆宋毫等處撫定之後兩淮受敵處少然後漸次那大兵前進如此則進有關國拓土之功退無勞師失備之患實天下至計也蓋京東去虜巢萬里彼雖不能守未害其疆兩淮近在畿甸一城被寇尺地陷沒則朝廷之憂復如去歲此臣所以夙夜憂懼寢不能瞑而爲陛下力陳其愚也且富家巨室未嘗不欲利也然其徒欲賈于遠者率不肯以多貲付之其意以爲山

行海宿要不可保若傾囊而付一人或一有得失悔其可及哉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願陛下留神察焉臣等誤蒙聖慈待罪樞筦攻守大計實任其責伏惟

陛下照其愚忠臣等不勝幸甚取進止

上二府論事劄子

壬午六月五日

某伏見大理寺奏北界蒙城縣官邢珪罪狀竊緣有司之議據其侵犯邊城殺害義旅雖置極典未足當罪然既已具奏則當有特

旨恐與有司之議不可同日而語何者有司
謹守律令 朝廷當斷以大義故也按邢珪
生於涿易非 祖宗涵養之人仕於僞界非
國家祿使之吏身有官守一旦危急力雖不
及猶能死守雖憤於逆順不知革面然春秋
之義天下之善一也若遂誅之恐非所以勸
天下之爲人臣者奏陳之際儻爲一言貸其
草莽微命以示中國禮義實非小補又慮議
者以謂張安國殺耿京事與此略同恐啓寬

貸之路無以慰歸附之人則某謂不然張安
國中國人又嘗受旗榜招安見利而動賊殺
耿京反覆姦猾罪惡明白與珪實爲不類兼
邢珪所犯在未被大赦蕩滌之前張安國所
犯在已受旗榜招安之後伏乞鈞察

上殿劄子三首

壬午十一月

臣恭惟 陛下天縱聖智生知文武御極之
初內出大號所以加惠于海內甚渥猶以爲
未足也乃八月戊子寬恤之令繼下至誠惻

但纖悉備具歡欣之聲達于遠邇可謂盛矣
然今既累月不知有司皆已推而致之民乎
若猶未也是不免爲空文而已無乃不可乎
又有大不可者 陛下初即大位乃信詔令
以示人之時前日數十條或曰當實典憲或
曰當議根治或曰當議顯戮可謂丁寧切至
赫然非常之英斷也若復爲官吏將帥一切
翫習漫不加省一旦國家有急陛下詔令戒
敕之語將何加此而欲使人捐肝腦以衛社

稷乎周官冢宰以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
國都鄙垂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
有常刑正月周正今之十一月也正歲夏正
今之正月也自十一月至正月若未甚久而
申敕告戒俟以刑辟已如此其嚴今命下累
月而有司或恬然不以爲意臣竊惑之欲望
聖慈以所下數十條者申諭中外使恪意奉
行毋或失墜仍命諫官御史及外臺之臣精
加考覈取其尤沮格者與衆棄之不惟 聖

澤速得下究亦使文武小大之臣聳然知詔
令之不可慢如此實 聖政之所當先也伏
惟留神省察取進止

二

臣聞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者迭用非以
爲異因時制宜有不得不然者臣竊觀 太
祖 太宗之世法度典章廣大簡易律令可
以禁姦無滋彰之患文移可以應務無叢委
之弊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論說徑直誠意

洞達所詳者大所畧者小事易舉功易成其
氣象風俗人物議論至于今可考也太平旣
久日趨於文放而不還末流愈遠浮虛失實
華藻害道雖號爲粲然備具而文移書判增
至數倍居官者窮日之力實不暇給猾吏姦
人乘隙以逞其始也所詳者小所略者大其
極也并小者不復能詳則一切鹵莽聽吏之
所爲而已 太上皇帝中興大業當宁歎息
思有以救之於是漸加訂正以還其舊兩省

復通爲一以革迂滯之風寺監幾省其半以去支離之害簡禮容刪律令規模措置蓋欲悉除繁文復從祖宗之質而後已有司奉承未能盡如本指此陛下今日所當力行不可緩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輔臣使帥其屬因今六曹寺監百執事所掌講求宗祖舊制以趨於廣大簡易之域繁碎重複無益實事者一皆省去使小大之臣咸有餘力以察姦去蠹修舉其職則太平之基自此立矣

元祐中司馬光請改三省職事一如昔日中書之制蘇轍亦請收昔日三司之權悉歸戶部則臣所謂因今所掌以求祖宗舊制誠不爲難顧陛下力行何如爾干冒天聽伏深敢慄取進止

三

臣竊觀周自后稷公劉以來積德深遠卜世長久爲之子孫者宜皆取法焉然而獨曰儀刑文王又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漢自高帝創

業其後嗣亦多賢君然史臣獨曰漢言文景
美矣至武帝之功烈猶以不遵文景之恭儉
爲恨唐三百年一祖三宗皆號盛世而太宗
正觀政要之書獨傳實以爲大訓元祐中學
士范祖禹亦曰 祖宗畏天愛民子孫皆當
取法惟 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
下誠能專法 仁宗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
嗚呼祖禹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迨我太上皇
帝躬履艱難慨然下詔專法仁祖之政且竊

聞燕間惟考觀 仁祖政事是以於萬斯年
無疆惟休亦享 仁祖垂拱之福可謂盛矣
陛下紹體聖緒正當師 太上專法 仁祖
之意申命近英進讀之臣日以寶訓反覆敷
繹以究微意仍命輔臣政事法度一以 仁
祖爲法臣將見 陛下福祿川至治效日見
年穀婁豐四夷率服慶曆皇祐之盛復見於
今雖遐方絕壤皆當梯航而至矣况中原故
地其有不復者哉臣不勝至願伏惟 聖慈

留神省察取進止

擬上殿劄子

壬午准備輪對會
內禪遂不果上

臣觀小志之詩見成王孜孜求助特在初載
意其臨天下之久閱義理之多則當默識獨
斷雖無待於群臣可也及考之書然後知其
不然舜伐三苗年九十有三聞伯益一言則
退而敷文德舞干羽無一毫自用之意武王
受貢紿年九十有一召公作訓累數百言武
王納之不以爲過嗚呼爲人臣而不以舜武

王望其君者不恭其君也伏以 陛下生知
之聖度越百王稽古之學博極墳典歷試諸
難身濟大業更事閱理多矣自公卿大臣皆
陛下四十年教養所成況於小儒賤士見聞
淺陋曾何足以仰清光備顧問哉然其所陳
則未必無尺寸之長何者舉吏部之籍縉紳
之士幾人其得見君父者幾人白首州縣而
不得一望闕門者多矣則凡進見之人固宜
夙夜殫思竭誠以幸千載之遇雖其間有論

事梗野不達大體者究其設心亦願際會犯
威顏以徇俗捨富貴以取名臣竊謂無是理
也欲望陛下昭然無置疑於聖心克己以來
之虛心以受之不憚捨短而取長以求千慮
之一得庶幾下情得以畢達群臣無伯益召
公之賢陛下以舜武王之心爲心則是聖德
巍巍過於舜武王矣如其屈萬乘之尊躬日
具之勞顧於踈遠之言無大施用姑以天地
之度容之而已是獨言者一身之幸也干冒

天威臣無任惶怖俟罪之至

上二府乞勿受慶雲圖劄子

癸未春

伏覩尚書省劄子知閬州呂游問奏慶雲見

井圖一軸奉聖旨降付編類聖政所仰

見主上聖孝推美太上皇帝之心然竊

聞太上皇帝建炎之初京東進芝草親詔

却之盛德煌煌光映簡冊今乃以慶雲見爲

聖政恐非太上皇帝之本意兼閬州所奏

專以慶雲見於普安郡及在主上即位前

一日爲受命之符諛佞牽合不識大體政與
京東芝草相類若受而不却雖不報行其誰
不知深恐自此草木之妖氛氣之怪緯候之
說歌頌之文紛紛來上却之則自啓其端不
却則遂將成俗欲望鈞慈以太上皇帝却
芝草故事委曲奏陳主上剛明英斷必有
以處此矣干冒鈞嚴不勝恐怖之至

上二府論都邑劄子

某自頃奏記迨今累月自顧賤愚不肖無尺

寸可以上補聰明而徒以無益之事上勤省
閱實有罪焉故久不敢以姓名徹左右今者
偶有拳拳之愚竊謂相公所宜聞者伏冀少
留觀覽幸甚幸甚伏聞北虜累書請和仰惟
主上聖武相公威名震疊殊方足以致此而
天下又方厭兵勢且姑從之矣然某聞江左
自吳以來未有捨建康他都者吳嘗都武昌
梁嘗都荊渚南唐嘗都洪州當時爲計必以
建康距江不遠故求深固之地然皆成而復

毀居而復徙甚者遂至於敗亡相公以爲此
何哉天造地設山川形勢有不可易者也
車駕駐蹕臨安出於權宜本非定都以形勢
則不固以餽餉則不便海道逼近凜然常有
意外之憂至於識緯俗語則固所不論也今
一和之後盟誓已立動有拘礙雖欲營繕勢
將艱難某竊謂及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
係駐蹕之地比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
如此則我得以間暇之際建都立國而彼既

素聞不自疑沮黷虜欲借以爲辭亦有不可
者矣今不爲後且噬臍至於都邑措置當有
節目若相公以爲然某且有以繼進其說不
一二年不拔之基立矣某智術淺短不足以
議大計然受知之深不敢自以疎遠爲疑干
冒鈞聽下情恐懼之至

渭南文集卷第三

渭南文集卷第四

山陰陸游務觀

劄子

上殿劄子

臣聞善觀人之國者無他惟公道行與否爾
書曰毋虐瑩獨而畏高明詩曰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此爲國之要也若夫虐瑩獨畏高明
茹柔吐剛而能使天下治者自古未之有也
朝廷之體責大臣宜詳責小臣宜略郡縣之

政治大姓宜詳治小民宜略賦歛之事宜先
富室征稅之事宜覈大商是之謂至平是之
謂至公行之一邑則一邑治行之一郡則一
郡治行之天下而治不逮於古者萬無是理
也伏見 朝廷頃因人言必顯有功狀乃畀
職名行之數年而大臣近侍不得職者幾人
帥臣監司之加職者又比比而有至於銓曹
格法所以厄小官者則未嘗少弛張也慶典
之行所及至廣貼職以上例皆甄復雖阿附

秦氏得罪者亦在焉至於常調孤遠固多久
絀刑憲者今更赦令雖使皆得霑被銓法拘
攣必不如是之曠蕩也無乃責大吏反略而
貴小臣反詳乎郡縣之吏不能自立觀望揣
摩惟強是畏豪右雖犯重郡官吏貪者黠者
則公與之爲市廉者懦者則又自營曰得無
反爲所害乎凡嫁既平人譏罪僮奴者皆有
司爲之道地也凶年饑歲雖貧富俱病然富
者利源至多貧者惟守田畝孰爲當恤視郡

縣之庭鞭笞流血杻械被體者皆貧民也具
蜀萬里關征相望富商大賈先期遣人懷金
錢以賂津吏大舸重載通行無苦終更小官
造廷進士垂橐蕭然齋糧有限而稽留苛暴
略不之恤如是謂之平可乎謂之公可乎臣
昧死伏望 陛下推至平至公之道自朝廷
始然後下詔戒敕四方而繼之以誅賞不過
歲月治効自見惟在 陛下執之重如山嶽
堅若金石爾荀卿論關國之說曰兼并易能

也堅凝之難夫豈獨兼并哉凡為政施行之
甚易堅凝之甚難臣區區之言陛下或以
為萬有一可采焉敢併以堅凝為獻取進止

二

臣伏讀 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扶雲漢幹造
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為之嗚呼 陛下之言
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誦
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
今 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

以遺學者顧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為主軼特用之於文爾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款伏狄青氣懾嶺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博之勲勞唐玠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為主而已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鬪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今天下才者衆矣而

臣猶有憂者正以任重道遠之氣未能盡及古人也方無事時亦何所賴此一旦或有非常陛下擇群臣使之假鉞而董二軍擁節而諭萬里雖得賢厚篤實之士氣不素養臨事惶遽心動色變則其舉措豈不誤陛下事耶伏望萬機之餘留神于此作而起之母使委靡養而成之母使沮折及乎人才爭奮士氣日倍則緩急惟陛下所使而已且吳蜀閩楚之俗其渾厚勁朴固已不及中原矣

若夫日趨於拘窘怯薄之域臣實懼國勢之
寢弱也不勝私憂犯分獻言恭惟 陛下裁
赦取進止

三

臣聞天下有無窮之變而有必然之理惟默
觀陰察能得其理則事變之來雖千態萬狀
可以坐制而無虞矣天下之變最幽眇倉卒
不可測知者莫如雷霆鬼物然雷霆冬伏而
春作鬼物晝隱而夜見則其理之必然有不

待智者而知之矣今 朝廷內無權家世臣
外無強藩悍將所慮之變惟一金虜虜禽獸
也譎詐反覆雖其族類有不能測面臣竊以
謂是亦有可必知者夫何故寬猛之相繼如
寒暑晝夜之必相代也故自金虜猖獗以來
靖康建炎之間窮凶極暴則有紹興之和通
和既久則有辛巳之寇寇而敗亡則又有隆
興之和今邊陲晏然抱鼓不作逾二十年與
紹興通和之歲月略相若矣不知此虜終守

和約至數十百年而終不變耶將如晝夜寒暑必相代也且虜非中國比也無君臣之禮無骨肉之恩惟制之以力劫之以威則粗能少定今力憊勢削有亂而已其亂不起於骨肉相殘則起於權臣專命又不然則姦雄襲而取之耳三者有一焉反虜酋之政以悅其國人且何爲哉雖陛下聰明英睿自有所處然臣竊觀士大夫之私論則往往幸虜之懦以爲安不知通和已二十餘年如歲且秋矣

而謂衣裘爲不必備豈不殆哉大抵邊境之備方無事時觀之事事常若有餘一旦有變乃知不足伏望陛下與腹心之臣力圖大計宵旰弗怠繕修兵備搜拔人才明號令信賞罰常如羽書狎至兵鋒已交之日使虜果有變大則掃清燕代復列聖之讎次則平定河洛慰父老之望豈可復如辛巳倉卒之際歛兵保江凜然更以宗社爲憂耶臣世食君祿且蒙陛下省錄姓名已二十餘年念無以

報天地父母之大恩故其陳於陛下者惟
懼不盡而不知狂愚之爲大罪也取進止

乞祠祿劄子

戊申四月

照對某昨任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將滿陳乞
再任蒙恩差知嚴州於淳熙十三年七月三
日到任郡政乖刺雨澤不時上勞宵旰死有
餘責賴蒙朝廷哀矜山郡瘠土之民重賜
蠲放廣行賑恤上格和氣下安衆心入秋得
雨陸種倍收六縣並無流徙人戶今春以來

雨暘尤爲調適二麥繼熟民間亦以爲所收
倍於常年賑濟訖事稍紓吏責某雖去替不
速實緣年齡衰邁氣血凋耗夏秋之際痼疾
多作欲望鈞慈特賜矜憫許令復就玉局微
祿養病故山及天氣尚涼早得就道實爲至
幸

上殿劄子

臣恭惟陛下躬聖人之資履天子之位而
致養三宮承顏左右盛事赫奕冠映千古

尚何待塵露之增山海哉顧臣竊抱惓惓之愚不敢輒默伏惟陛下聖孝純至稟於天性昔在潛邸及登儲宮以來夙夜孜孜何嘗頃刻不以壽皇爲心壽皇罷朝而悅進膳而美則陛下欣然喜動於色壽皇罷朝而不悅進膳而少味則陛下愀然憂見於色方是時徒能喜之憂之而已今則致親之悅者責在陛下其可以不深念乎所謂悅親之道非薦育甘奉輕暖也非晨昏定省冬夏溫

清也非千門萬戶之宮鈞天簫韶之樂也惟在陛下得天下之愛戴以寧壽皇之心而已雞鳴而攬衣辨色而視朝必曰此昔者問安之時也今以萬機之繁不能日朝重華歟然于懷豈有限極然闕問安之常禮之小也致天下之治孝之大也吾其力爲其大者乎此固壽皇所望於陛下亦天下所望於陛下也治功已成中外無事陛下時備法駕率群臣上萬年之觴豈非天下之大慶不

然太史或以災異上聞四方或以寇盜來告
壽皇聞之萬分有一微輟玉食 陛下雖居
萬乘之貴孰與解憂哉 臣昧死願陛下於進
退人才罷行政事之際率以是爲念自三思
十思以至百思不爲過也自一日五六日至
于旬時不爲緩也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謀及
庶人不爲廣也一有小失豈獨上勞宵旰壽
皇亦與焉故 陛下今日憂勤恭儉百倍於
古帝王乃僅可耳譬如臣民之家上有尊親

則所以交四隣訓子弟備饑饉禦盜賊比之
他人自當謹戒百倍何則彼亦懼憂之及其
親也犬馬小臣貪於增廣 聖孝不知言之
涉於狂妄冒犯天威伏候斧鉞

又

臣聞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人君與天同
德惟當清心省事澹然虛靜損之又損至於
無爲大臣不得而窺所好則希合苟容之害
息小臣不得而窺所好則諂諛側媚之風止

不以從其所好而加賞則儉人伏不以逆其所好而加罪則端士進玩好無益之物不好則不接於目詖諧敗度之言不好則不聞於耳大抵危亂之根本讒巧之機牙姦邪之罅隙皆緣所好而生臣下雖有所偏好而或未至大害者無奉之者也人君則不然絲毫之念形於中心雖未嘗以告人而九州四海已悉向之矣況發於命令見於事爲乎且嗜好之爲害不獨聲色狗馬宮室寶玉之類也好

儒生而不得真則張禹之徒足以爲亂階好文士而不責實則韋渠牟之徒足以敗君德其他可推而知矣昔者漢文帝及我仁宗皇帝所以爲萬世帝王之師者惟無所嗜好而已恭惟陛下龍飛御極之初天下傾耳拭目之時所當戒者惟嗜好而已無有作好遵王之道天之所以錫神禹也伏惟陛下留神省察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上殿劄子二

已酉四月
二日

臣聞王者以一人之身臨制四海人情錯出事變遷至惟靜以俟之則心虛而明惟重以持之則體大而正無偏聽之過無輕舉之失天何言哉舜何爲哉後世士大夫學術卑陋識慮褊淺顧謂王者得位必有以聳動天下於是厭常喜新之論興飾智駭俗之政作衆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深憂也臣伏見陛下自在潜邸以至龍飛御宇三十年間天下之事何所不習雖日出百令固亦易爾乃謙

恭退託而安靜無爲沉潜淵默而聰明不作上則承 壽皇之睿謨下則盡群臣之公議及乎議有未決徐而斷之政有當行從而舉之理愜事允出臣下思慮之表有心者誠服有口者頌歎則所謂靜與重者 陛下旣得之矣嗚呼一郡一邑之長視事之始尚且以新奇眩衆以敏速釣名 陛下有天下之利勢而不用有聖智之絕識而不施超越群倫奚啻萬億而或者方以聳動天下爲獻此固

聖和學國經明大學
卷之四
兒童之見而陛下所不取也竊恐群臣獻
此說者浸多雖陛下決不取然臣不勝惓
惓愛君之愚忠恩有以堅聖心而廣初政
昔魏鄭公憂正觀之政漸不克終蘇轍亦謂
但如元祐之初足矣若夫進銳退速能動耳
目之觀聽而無至誠惻怛之心以終之如明
皇之焚錦繡德宗之放馴象實陛下之龜
鑑也故臣願陛下圖事揆策不厭於從容
行賞議罰無取於快意兢兢業業常如此三

月之間則成康文景之盛復見於今日矣犬
馬小臣出位妄言冒犯天威臣無任

又

臣聞天下有定理決不可易者飢必食渴必
飲疾必藥暑必簟豈容以他物易之也哉臣
伏觀今日之患莫大於民貧救民之貧莫先
於輕賦若賦不加輕別求他術則用力雖多
終必無益立法雖備終必不行以臣愚計之
朝廷若未有深入遠討犂庭掃穴之意能於

用度之間事事裁損 陛下又躬節儉以勵風俗則賦於民者必有可輕之理緩急之備固不可無姑以歲月徐爲之可也如是則和氣浹洽必無水旱之災驩聲洋溢必無盜賊之警何慮國用之不足耶設使裔夷弗賓侵犯王略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直可舞干羽而格之爾頃者 建炎紹興戡定變亂之日一切賦歛有非承平之舊者 高宗皇帝宵旰焦勞每欲俟小定而悉除之故詔令布

告天下曰惟 八世 祖 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止俟捍防之隙首圖蠲省之宜 臣 幼年親見民誦斯詔至於感泣雖傾貲以助軍興而不敢愛旋屬國家多故逆亮畔盟雖所蠲已多終未仰稱聖意 壽皇聖帝臨御以來所以節用裕民者皆繼承 高宗蠲省之指也則 陛下今日豈可不以爲先務哉 臣 昧死欲望 聖慈恢大度明遠略詔輔 臣 計司博盡論議量入

而用量用而取可蠲者蠲可省者省富藏於
民何異府庫果有非常孰不樂輸以報君
父淪肌浹髓之恩哉若有事之時既竭其財
矣幸而無事又曰儲積以爲他日之備也雖
恢復中原又將曰邊境日廣矣屯戍日衆矣
則斯民困弊何時而已耶瀆犯天威罪當
萬死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除修史上殿劄子

臣伏見真宗皇帝至道三年冬修太宗

實錄至明年咸平元年八月而畢甫九閱月
修書者錢若水柴成務宗度吳淵楊億五人
而已書成又詔重修太祖實錄至明年六
月而畢亦甫九閱月修書者王元之梁灝趙
安仁李宗諤四人而已臣竊考之太祖討
澤潞取楊州平吳滅蜀定荆楚下五嶺太
宗撫有吳越蕩定汾晉用師薊門問罪夏臺
皆大舉動業廣事叢議論煩委兵機戎政攻
守餽餉功罪黜陟之事可謂夥矣至於制禮

作樂明刑治曆修廢官舉隆典革五季之弊
復漢唐之盛側席求治可謂勤矣宜其摹寫
日月形容造化雖累歲不成而奏書之速不
淹三時上足以慰羹牆之思下足以厭薦紳
之望非獨此數人者畢精竭思之力也意者
當時命令重刑賞必尊君體國之俗成凡史
官紬繹之所須者上則中書密院下則百司
庶府以至四方萬里郡國之遠重編累牘如
水赴海源源而集然後以耳目所接察隧碑

行述之諛辭以衆論所存刊野史小說之謬
妄取天下之公去一家之私而史成矣九閱
月而奏書臣誠未見其爲速也臣乞身累年
忽蒙 聖恩起之山澤之間使與聞 大典
既不累以他職又特寬其朝謁責委之意可
謂重矣然臣之愚慮有欲陳者未敢遽以仰
瀆 天聽而略具梗槩於前欲乞 聖慈明
詔大臣俟臣供職有所陳請擇其可者出自
朝廷主張施行如臣不能自力曠職守負

聖知則竄殛之刑所不敢避取進止

乞致仕劄子三

癸亥

臣輒冒重誅仰干洪造伏念臣生逢千載仕
歷四朝晚蒙旒宸之知爰錫弓旌之召濫司
汗簡擢長僊蓬曾未幾時亟躋近列雖願輸
於塵露顧已迫於桑榆記問荒疎文辭衰退
重負夜行之責難貪晝接之榮又況與奏成
書獲經膺覽時則可矣敢少緩於控陳天實
臨之冀俯從於懷款伏望 聖慈許臣守本

官職依前致仕

二

臣近緣實錄院進書已畢具奏乞守本官職
依前致仕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者
伏念臣學緣病廢志與年衰步蹇弗支髮存
無幾出入鵷行之內惕然有覩於面顏追參
豹尾之間觀者亦爲之指目豈容冒昧久竊
寵榮敢干咫尺之威游貢再三之請萬籤黃
卷悵已負於初心十具烏捷冀獲安於故里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圖書館
渭南文集卷之四
伏望 聖慈特賜開允

三甲子

臣輒傾愚悵仰達 聖聰伏念 臣衰忤餘齡
已開九秩遭逢盛際逮事 四朝擢寘周行
初出 高皇之獨斷進登法從晚蒙 陛下
之異知期歲強顏秋毫無補及瀝乞身之請
更蒙優老之除久此叨塵豈勝危懼雖天地
之恩未報而犬馬之力已窮杜曲桑麻儻遂
扶輦之初願灞橋風雪更尋策蹇之舊遊誓

教訓於子孫用報酬於君父伏望 聖慈許
臣守本官職致仕

渭南文集卷第四

渭南文集卷第五

狀

山陰陸游務觀

天申節進奉銀狀

效頌祝於萬年適逢盛際備貢輸於九牧敢
竭微誠前件銀祗率典章獲參包篚大庭旅
百愧非梯山航海之深神嶽呼三但切就日
望雲之意

辭免賜出身狀

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賜進士出身者孤
遠小臣比蒙 召對從容移刻褒稱訓諭至
于再三仰惟天地父母之恩固當誓死圖報
惟是科名之賜近歲以來少有此比不試而
與尤爲異恩揣分量材實難忝冒欲望敷奏
特賜追寢以安冗散之分

二

近蒙 恩賜進士出身嘗具狀乞行追寢以
謂科名之賜近歲以來少有此比不試而與

尤爲異恩揣分量材實難忝冒今月六日准
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蠲蠲至微
曲煩申諭雷霆在上其敢飾辭然義有未安
若不自列強顏冒寵獲罪愈大蓋特賜科名
雖有故事必得非常之人乃副非常之舉甚
非所以重儒科杜倖門也重念某一介疎賤
行能亡取比蒙召對面加訓獎退而感激至
於涕泗今者但使獲安冗散之分以效尺寸
之勞則於上報 主恩不敢憚死

卷之五
三
條對狀

准今月六日 詔書節文令侍從臺諫取當
今弊事悉意以聞退率其屬極言毋諱臣恭
依 詔旨條具下項

一有國之法當防其微人臣之戒尤在於偏異
姓封王偏之尤者也蓋封王始於漢初天下
未定權宜之制然韓彭英盧皆以此敗漢亦
幾至大亂遂與群臣盟曰非劉氏不王後世
懲創其失魏晉隋唐皆起草昧有天下豈無

功臣止於公侯而已國初趙普有社稷大功
亦未嘗生加王爵也唐將封王始於安祿山
而本朝則始於童貫此豈可法而比年以來
寢以爲常識者莫不憂之欲乞 聖慈明詔
有司自今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勲勞毋得輒
加王爵藏之金匱副在有司永爲甲令實
宗社無疆之福

一伏見比來朝廷間遣小臣幹辦于外既銜專
命又無統屬造作威福矜詫事權在所騷然

理有必致如措置酒坊招捕海賊未有毫髮
成效而擾害之事已饜滿聞聽則此事害多
利少可以無疑若以輕君命失國體言之則
雖有厚利亦不可行臣謂如此二事之類止
當專委戶部長貳轉運司及安撫使提點刑
獄措畫如其不職自有典憲誠不足一一上
煩 聖慮昔 祖宗置走馬承受本欲便於
奏報耳而小人恃勢日增歲長及改稱廉訪
使者則監司帥守反出其下敗亂四方危及

社稷實走馬承受之末流也可不設哉此事
乞 陛下與輔臣長慮遠計亟行廢罷若止
如近日改易其人及今聽安撫使節制之類
根本未除終必爲害若 朝廷或有大事勢
須遣使即乞於廷臣中遴選材望庶幾不負
任使不啓弊端實天下之幸

一自古有國設官分職非獨下不得僭上上亦
不得侵下所以正名分也公師之官將相之
位人臣之至貴天子所尊禮非百官有司比

也方宣和間王黼以太宰而行應奉司蔡攸以三孤而直保和殿紊亂之事遂爲禍萌中興以來所宜痛革而頃者遂有以師傳而領殿前都指揮使者天下固已怪矣近復有以太尉而領閣門事者閣門古之中涓太尉服章班列蓋視二府瀆亂名器莫此爲甚欲乞聖慈詔輔臣議之例加訂正著爲定制亦革弊所當先也

一伏覩 詔書委監司條具部內知州治行仰

見 陛下撫恤百姓欲使各安田里之意然臣竊謂惟賢乃可以知賢而無瑕者乃可以議人不審今之監司皆已賢乎若猶未也旦夕臧否來上而按行黜陟無乃未可乎雖使諫官御史劾奏其不當者然人之識見自有分限若本無才智又無學術乃使品藻賢否而劾其不當是猶強盲者使察秋毫而責其不見也臣欲望 聖慈令三省具諸路監司姓名精加討論其不足當委寄者例皆別與

差遣選有才智學術之士代之則前日之詔
不爲空文既一清監司之選又審知郡守之
政實今日先務也

一伏覩律文罪雖甚重不過處斬蓋以身首異
處自是極刑懲惡之方何以加此五季多故
以常法爲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
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
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 聖世所宜
遵也議者習熟見聞以爲當然乃謂如支解

人者非凌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
者必報以凌遲則盜賊蓋有滅人之族者矣
蓋有發人之丘墓者矣則亦將滅其族發其
丘墓以報之乎 國家之法奈何必欲稱盜
賊之殘忍哉若謂斬首不足禁姦則臣亦有
以折之昔三代以來用肉刑而隋唐之法杖
背當時必亦謂非肉刑杖背不足禁姦矣及
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之而犯法者乃益稀
少幾致刑措仁之爲効如此其昭昭也欲望

聖慈特命有司除凌遲之刑以明 陛下至仁之心以增國家太平之福臣不勝至願一臣恭以 陛下仁心惻怛 聖澤深廣四方萬里之遠昆蟲草木之微生成長養惟恐或傷近者天下奏獄雖盜賊姦蠹罪狀已明一毫可寬悉蒙原減豈者無辜就刑而不加恤者臣是以不量疎賤敢昧死有請夫官侍之臣自古所有然晚唐以來始進養子童幼何罪橫羅刀鋸古制宮刑之慘纔下大辟一等

是雖顯有負犯猶在所矜而況於童幼乎向使宿衛不足供奉闕人暫開禁防尚爲有說今道路之言咸謂食已倍冗司局皆溢而日增歲加未聞限止誠恐非 陛下愛人恤物蕃育群生之意也臣伏覩 太祖皇帝開寶四年詔內侍官年三十無養父聽養一子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 真宗皇帝咸平中復申前詔 仁宗皇帝嘉祐四年又詔入內內侍省權罷進養子 三聖詔令炳如丹

青遵而行之實在 陛下且方今聖政日新
入無苑囿之觀出無逸遊之好諸軍無承受
諸路無走馬中人所領不過兩官掃除之職
而已顧久弛成憲以從其私干犯至和虧損
仁政臣雖甚愚猶知其不可也伏惟 聖慈
少留聽焉

一自古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饑饉迫於寒餓
嘯聚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能大
為 朝廷之憂惟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

民結連素定待時發則其為害而未易可測
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禳子兩
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
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
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
神號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
烏帽所在成社偽經妖像至於刻版流布假
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為校勘福州知州
黃裳為監雕以祭祖考為引鬼永絕血食以

溺爲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槩舉燒乳香則乳香爲之貴食菌蕈則菌蕈爲之貴更相結習有同膠漆萬一竊發可爲寒心漢之張角晉之孫恩近歲之方臘皆是類也欲乞朝廷戒敕監司守臣常切覺察有犯于有司者必正典刑毋得以習不根經教之文例行闊略仍多張曉示見今傳習者限一月聽齋經像衣帽赴官自首與原其罪限滿重立賞許人告捕其經文印版令州縣根尋曰

下焚毀仍立法凡爲人圖畫妖像及傳寫刊印明教等妖妄經文者並從徒一年論罪庶可陰消異時竊發之患

奏筠州反坐百姓陳彥通訴人吏冒役狀

臣近因民間詞訴勘會到本路筠州百姓陳彥通因訴事夾帶稱高安縣押錄陳諒經兩次徒杖罪斷罷不含冒役事其本州於淳熙六年十月內以爲陳彥通所論冒役不實遂

引用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陳請妄訴冒役科反坐刑名仍引在法諸州縣公人曾因犯罪勤停謂於法不該收叙及未該收叙者放罷編配再行投募充役者許人告諸州縣收叙公人於令格有違者徒二年公人依法不該收叙而隱落過犯或改易姓名別行投募者准此將百姓陳彥通決脊杖十三臣竊詳反坐之法本謂如告人放火而實不曾放火告人殺人而實不曾殺人誣誣善良情理重害故反其所

坐然有司亦不敢即行多具情法奏取聖裁今愚民無知方其為姦胥猾吏之所屈抑中懷冤憤訴之於官但聞某人曾以罪勒罷又有訐告指揮則遂於狀內夾帶冒役之語村野小民何由身入官府親見案牘小有差誤亦當末減以通下情縱使州郡欲治其虛妄薦越之類亦自有見行條法笞四十至杖八十極矣與反坐之法有何干涉若一言及吏人冒役便可据撫置之徒罪則百姓被苦

豈復敢訴吏何其幸民何其不幸也自昔善
爲政者莫不嚴於馭吏厚於愛民今乃反之
事屬倒置兼見今諸處冒役吏人雖究見是
實亦不過從杖罪科斷罷役而已未有即置
之徒罪者豈有百姓訴吏人冒役却決脊杖
之理臣本欲即按治筠州官吏又緣有上件
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陳請到指揮顯見
因此陳請致得州郡憑藉用法深刻臣蒙恩
遣使一路出自聖知拔擢苟有所見不敢

隱默欲望聖慈更賜詳酌如以臣所奏爲
然即乞特降睿旨寢罷乾道六年八月二日
因臣僚陳請所降指揮庶使百姓不致枉
被深重刑責且下情獲通胥吏稍有畏憚天
下幸甚

除實謨閣待制舉曾黷自代狀

準令侍從授告訖限三日內舉官一員充自
代者右臣伏覩從政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
所準備差遣曾黷克承家學早取世科操行

可稱文詞有法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辭免轉太中大夫狀

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陸某狀奏臣以修進兩朝實錄今月二十三日伏準 告命授臣太中大夫依前充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者序進一階雖循故事擢登四品實出殊私勞薄賞醴人微恩重而况臣遭逢頗異涉歷浸深四朝嘗綴於廷紳八十更持於從橐惟寵光之

永絕庶視息之少延敢控愚衷冀回鴻進
薦舉人材狀

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臣陸某近承紹興府牒備承尚書吏部待准都省劄子奉聖旨節文令前侍從各舉人材三兩人臣爲已致仕累年竊慮與在外侍從見任藩郡及官觀人事體不同遂具申審今准都省劄子照得寶謨閣待制致仕俞激薦舉萬夢實等訖劄送臣照會者臣切見宣教郎知臨安府

渭南文集卷之五
臨安縣鞏豐材識超卓文辭宏贍從政郎前
隨州州學教授王田學問淹貫議論開敏以
上並可備文字之職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
趙蕃力學好修杜門自守入仕以來惟就祠
祿今已數任若將終身或蒙 朝廷稍如職
拔足以爲靜退之勸抑躁競之風於 聖時
不爲無補如或不如所舉甘坐責罰

渭南文集卷第五

渭南文集卷第六

啓

山陰 陸 游 務觀

謝解啓

倦遊場屋分已歸耕首置賢書出於過聽得
非其分榮不蓋慚伏念某行已迂踈稟資窮
薄生逢聖代豈願老於漁樵性嗜古文了不
通於世俗因息四方之志專爲一壑之謀此
遊都城適睹明詔復踴躍而自獻信習氣之

難除內負初心外慙舊友然而廢放已久盡
忘科舉之章程得失既輕頗有山林之氣象
譬之進昌歎於玉食陳侏儒於燕朝方以怪
而見珍故雖樸而不廢恭惟某官行爲世表
經爲人師早學長安識子雲之奇字晚遊吳
會得中郎之異書心術正而無邪文章簡而
有法憤彫蟲之積弊疑草野之可收遂致庸
虛輒先豪俊自知不稱敢辭同進之爭名所
懼流言竊謂主司之好異其爲愧悚實倍尋

常

賀台州曾直閣啓

恭審寵辭使節移鎮便藩上待老成惟恐弗
當其意士聞靜退自消競進之心凡有識知
誰不驩喜恭惟某官淵乎似道清而有容古
學名家鬱爲諸儒之領袖高文擅世坐還兩
漢之風流早踐清華屢當要劇民依愷悌之
政吏畏道德之威不言而令已行寡欲而人
自化好直無矯枉之過爲善無近名之嫌歷

考平生追配古人而奚愧中更俗吏益知儒
者之有功比由真館之宴間起奉外臺之委
寄翔而後集汎然敢辭子房避三萬戶之封
曼容至六百石而去當宁爲之太息舉朝仰
其高風故擇名邦示優耆德然而公議所屬
久安實難第恐賜環之來弗容坐席之暖某
早嘗問道晚益受知春服方成悵又違於師
範郡齋猶冷冀深衛於生經

賀曾祕監啓

恭審趣登文陛進冠蘭臺簡冊光華孰謂太
平之無象薦紳歎息共欣大老之來歸誠爲
中外之榮觀非復門闌之私慶竊嘗聞諸有
舊昔在 祖 宗朝有道德魁偉之 臣 士鄙
刑名功利之學政術旣斥夫卑陋國勢自極
於尊安豈惟右文飾治之方是亦折衝消萌
之要至於主盟儒道典領書林必求名勝之
宗尤極清華之選不圖近歲頗異前規老吏
亦驚茲豈膏梁之地遺編何罪至遭鋒鏑之

腥廷範之汙清流哥奴之非時望較之於此
誠何足言天未墜於斯文上眷求於舊德恭
惟某官文貴乎道氣合於神學稽古以知天
心集虛而應物舊聞入洛之盛事疑於古人
追數過江之諸賢屹然獨在雖身居湖海之
遠而名滿覆載之間友化人而遊帝居願肯
復求於外物登太山而小天下蓋嘗俯陋於
諸儒昨者法宮決事之初起於琳館燕居之
際力歸使節自乞守符觀其勇退於急流真

若無意於斯世迫功名之不赦稟風節之愈
高姑復領袖館閣之遊行即几杖廟堂之上
某自惟幸會最辱知憐識度關之雲距今十
載從浴沂之樂終後諸生孤蹤愈遠於師門
精意空馳於夢想

賀謝提舉啓

伏審顯膺帝制起擁使華雖輿論歉然謂未
究大賢之蘊然用人如此誰不知公道之行
恭惟某官躬真獨簡貴之資蘊篤實誠明之

學早並遊於洛下晚獨步於江東談笑多聞
文章爾雅獲常應變雖與時而偕行據古守
經蓋絕世而獨立風采聞於天下勞烈簡于
上心自去清班久安真館付功名於昨夢若
無意然顧富貴之迫人恐不免耳迨法官之
決事付便郡以優賢曾未踰年已聞報政入
膺三接之寵出臨千里之畿明詔始傳吾黨
相慶以謂名流之施設當有前輩之規摹班
超之策平平陽城之考下下至於俗吏乃求

奇功所願一洗簿書之塵庶幾少稱臺閣之
望此自明公之所及豈須賤子之具陳冒瀆
之深慚惶無措

賀禮部曾侍郎啓

恭審顯奉制書進司邦禮所養既厚萬鍾亦
何足言衆望所歸九遷猶以爲緩惟是老成
之用式昭至治之符凡有識知誰不驩喜竊
考六官之制本皆三代之餘惟宗伯之清華
極近臣之遴選誠使此地常得其人則朝廷

日尊自弭未形之患論議守正亦折群邪之萌一昨多艱寢忘大體刑名錢穀獨號劇曹文物典常僅同虛器蓋道由時而升降官以人而重輕苟凡材非據於其間則舊章何恃而不廢孰謂斯文之幸復聞公議之伸恭惟某官直哉惟清淵乎似道心至虛而善應名弗求而愈高紬繹六經推明上世之絕學度越兩漢追配先秦之古文早並遊於洛中晚獨步於江左人誦其德家有其書使少貶於

諸公已亟升於華貫顧久幽而彌厲稟自信之不回上屢興見晚之嗟公猶懷勇退之志勉收功業於無復意之後起踐富貴於不得已之餘黃髮皤然德容穆若昔者慶曆之盛側席而致衆賢元祐之初加璧而聘諸老今茲盛事可謂無慙然猶漸進於省中未足大慰於天下竊謂德齒之貴宜登師保之崇入則几杖三雍之間出則卷繡百工之上使勲貴歛社畏揚綰之清朝野洗心化毛公之儉

紀話言於竹帛肖形像於丹青垂之無窮然後爲稱某頃陶善誘嘗辱異知雖借勢於王公大人非迂愚之敢及惟侍坐於先生長者尚夢寐之不忘逃聞編紉之傳獨阻門闌之慶仰懷曩遇不勝下情

賀辛給事啓

恭審光奉制書就升鉅鎮用人惟已上方詢事而考言知我其天公豈枉尋而直尺世不容而何病道有命而後行雖殿藩猶屈於經

編然親擢益知於眷注縉紳頌歎道路驩欣伏聞先王相我後人上天爲生賢佐若時大任之降將啓非常之元故必雍容回翔以養其康濟之才排擯斥踈以積夫邇遐之望遺之險難以勵其志待之耆老以全其能周公居東歸相成王之善治謝傳高卧晚爲江表之宗臣勲名卒至於偉然物理殆非於偶爾恭惟某官氣守剛大性資方嚴其在朝廷有金玉王度之益其位嶽牧有股肱帝室之勞

指朋黨於蔽蒙膠漆之時發姦蠹於潛伏機
牙之始庭叱義府面折公孫可否一語而不
移利害十年而後驗人服其識家誦其言皓
首來朝方共推於宿望丹心自信寧少貶於
諸公洗鄙夫患失之風增善類敢言之氣俯
仰無媿進退兩高不可誣者忠邪之情不可
揜者是非之實出守未幾見思已深惟是謀
帥之難孰先舊德之舉然而方政機之虛席
宜召節之在途開慰斯民始自今日某迂愚

不肖窮薄多竒雖道德初心之已非猶節義
大閑之可勉側聞休命深激懦衷輒忘奏記
之狂蓋出執鞭之慕仰祈閱量曲貸嚴誅

答福州察推啓

識面卜隣固常懷於鄙志杜門掃軌殊未接
於英游於此相逢慨然永歎恭惟某官城南
舊望江左名流高韻照人清言絕俗過眼不
再真讀五車之書落筆可驚倒流三峽之水
豈有如公之人物猶令隨牒於海邦政恐驛

召之行弗容席暖之久某奔馳斗粟流落二
年久親柱後之惠文高束牀頭之周易政須
名理之語一洗簿書之塵

賀何正言除左司諫啓

恭聞親詔登用大賢以白首魁偉之臣膺明
時諫諍之任善類相慶公道遂行竊以逆指
犯顏人疑於甚難而君子謂之易盛朝治世
衆安於無事而識者以爲憂然非身居獻替
之官與夫素著中外之望雖抱此識何自而

言邈乎太平之難逢考之前史而可見以正
人遺聖主實惟祖宗敷佑之心而公議在
朝廷豈非廟社無疆之福恭惟某官心潛
百聖學貫群經老成之風師表一世直養之
氣充塞兩儀立朝寬大而持平論事雍容而
守正虛舟觸物此自信其無心怨髮衝冠彼
安知夫有體居多聖政之助始明儒者之功
非獨誠僞不可以欺要之忠邪久而自判上
眷旣原人望又歸遂當登四輔之聯豈久置

七人之列某頃以樸學嘗預諸生雖在泥塗
猶是門闌之舊物竟無名第亦竊場屋之虛
聲敢俟明公勲業之成勉繼與人歌頌之作
不足爲報姑盡此心

賀湯丞相啓

恭審顯膺典冊進冠公台廷告未終摺紳相
慶郵傳所及夷夏歸心煥君臣嘉會之逢倭
廟社無疆之福恭惟某官民之先覺國之宗
臣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天下之動至誠

貫日歷萬變而志意愈堅屹立如山決大事
而喜愠不見一昨力辭重任之降屈居次輔
之聯三年有成九功惟叙方當詔令之誕布
孰測謀謨之所從凡有大政事之慰斯民咸
曰右丞相之告于上雖家置一喙以頌德士
予千金而示恩竊揆其情未至於此蓋廟堂
之寄代天而理物帷幄之筭經遠而折衝平
居用小大之材欲其披肝膽以自盡一旦付
疆場之事欲其捐性命而不辭自非有以素

服衆心則將誰與共濟大業晉文側席於子
玉田紇下拜於汾陽王商以忠饗立朝則單
于不敢仰視平津以嬖嬖充位則淮南謂若
發蒙自昔論世之盛衰莫如置相之當否譬
猶震風凌雨之動地夏屋愈安鴻流巨浸之
稽天方舟獨濟人望所屬國體自尊今者大
明弼亮之勲正席辯章之任守文致理將見
隆古極治之時應變制宜必有仁人無敵之
勇聖主以此屬元輔學者以此望具儒行或

使之天所命也某猥以孤遠辱在記憐如其
少違衣食之憂猶能頌中興之盛德必也遂
老江湖之外亦自號太平之幸民窮達皆出
於恩私生死不忘於報稱

除刪定官謝丞相啓

叔置鈎陶固已踰於素望責功鉉槩仍俾効
其寸長神觀頗還塵埃一洗欲叙丹衷之感
不知危涕之橫伏念某獨學寡聞倦遊不遂
瀾翻記誦愧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願雕蟲

而自笑低回久矣感歎悽然使有一人之見
知亦勝終身之不遇然而稟資至薄與世寡
諧在鄉閭則里胥亭長之所叱訶仕州縣則
書佐鈴下之所蹈藉聲名湮晦衣食空無方
所向而輒窮已分甘於永棄侵尋末路邂逅
殊私招之於衆人鄙遠之餘挈之於半世浮
沉之後既賞音於一旦又誦句於諸公豈料
前史之美談乃獲此身之親見茲蓋伏遇某
官斯民先覺吾道宗師大學誠明上下同流

於天地至仁溥博遠近一視於華夷和氣行
禮樂之間治道出政刑之外惟公故無所不
取惟大故無所不容訖今頑鈍之資亦預甄
收之數重念某家世儒學非有旂常鍾鼎之
勲交友漁樵又無金張許史之助特緣薄技
獲齒諸生形願影以知歸口語心而誓報死
而後已天實臨之

謝內翰啓

來自遠方驟參要局知其愛閑而多病故爲

滄俗吏之塵勇於悼屈而哀窮故使汙清流
之末繫禁近吹噓之過蒙廟堂選拔之優俯
仰以思媿懼交至伏念某讀書有限識字不
多歲月供簿領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窮雖
已甚狂不自懲性本懦弱輒妄希於骨鯁仕
由資蔭乃深惡於膏粱坐此湮阨而莫收未
忍依違而少貶比遊輦轂久困氛埃望見車
騎之雍容傳誦文章之閎麗不勝慕鄉求備
使令門牆纔許其一登聲價已增於十倍夫

富貴外物惟事賢可謂至榮父子雖親然相
知猶或不盡曾是踈遠至孤之迹又無瓌奇
可喜之能不自省其何繇乃遽叨於斯遇非
常之幸從古罕聞此蓋伏遇某官自明而誠
養氣以直行著四方之防範文專一代之統
盟勤於教人務傳聖師之道廣於求士用報
睿主之知豈謂孤生亦蒙至意稱於天下曰
知己誰復閒然雖使古人而復生未易當此
惟誓堅於名節庶不辱於恩私

謝諫議啓

來自遠方驟參要局因書生鉉槩之業使效
尺寸之長脫俗吏簿領之煩曲從踈野之性
儻非恩舊每賜揄揚自顧缺然何以得此伏
念某讀書有限識字不多歲月供道路之勞
衣食奪山林之志窮雖已甚狂不自懲材本
懦庸輒妄希於骨骸仕由資蔭乃深嫉於膏
梁衆惡所叢孤生餘幾自頃並遊於場屋亦
嘗辱遇於宗師徒竊虛聲莫疇真賞一斥遂

甘於蹭蹬殘年絕望於騫騰此在常情所宜
顯棄豈謂并容之度未移宿昔之私旣許瞻
君子盛德之容淵乎似道又使知大人接物
之際歡然有恩訖致庸虛誤蒙甄錄此蓋伏
遇某官養氣以直自誠而明大學中庸發揮
千歲之旨生民清廟主盟一代之文吾道由
此而復傳善人有恃而不恐施及區區之舊
物不忌眷眷之深情求粗稱於門牆惟益堅
於名節死而後已天實臨之

渭南文集卷第六

第 35393 号

平成 3. 11. 22

聖和学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1

2



